

用影像理解真实生活

► 梁君健

真实生活的不确定性是很迷人的。清影最早吸引我的，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人走进现场之前，并不知道会遇见谁、会被什么改变。

——梁君健

何以清影： 在项目里打磨和成长

2005年的某个夜晚，我在小西天中国电影资料馆看完法国纪录片展，和雷建军老师在北师大附近吃了一顿烧烤。那时雷老师正在带新闻2班拍《大肆》，一群学生第一次把自己的大学生活拍成长片。夜宵桌上，我们聊起一个朴素的念头：既然能拍毕业生，为什么不继续拍一届新生，记录他们怎样从高中生变成清华人？

这个念头长成了《大一》，也成为我回到新闻学院、进入清影工作室的起点。

我加入清影时，工作室还没有后来清晰的轮廓。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厂牌，也不是一个完整工业体系里的制作公司，更像一群人围绕影像聚在一起：有片子就一起拍，没有片子就一起聊。

回看那一段，我觉得清影并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在一部

梁君健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长期致力于影视传播、影视人类学、媒介与社会等领域的研究，关注身份认同、媒介技术、视觉文化等议题。执导《风起前的蒲公英》《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六百年》等纪录片，展现出视觉人类学和观察式拍摄的创作取向。投身影视实践教学多年，是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新闻摄影》和《影视制作入门》的负责人。



部片子的拍摄、剪辑和放映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课程作业可以训练学生，但我们更希望做出真正面向大众的纪录片作品，让学生在真实项目里理解影像，也理解人。

清影和专业影视院校最大的不同，也正在这里。我们重视专业，却不把专业只理解为拍摄、录音、剪辑等技术部门。在我看来，纪录片既是探索的手段，也是表达的手段。它训练的不仅是一个人会不会使用机器，而且更是能不能进入陌生处境，能不能理解不同的人，能不能在真实关系中承担自己的表达。

我也越来越觉得，影像不只

是记录工具，更是思考和表达的工具。它能把文字不容易传达的细节、关系和感受留下来，让一个文化、一个群体、一段日常生活获得可以被反复观看的形态。

对学生来说，这种训练的意义不只在于学会拍片，也在于学会把自己放到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愿意把学生带进专业化的纪录片项目里。

《大肆》《大一》之后，清影继续拍《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大学》《风起前的蒲公英》等作品。随着项目体量越来越大，制作方式也从师生摸索逐渐走向更成熟的行业合作。

但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始终不

是项目变得多大，而是学生能不能在项目里被训练出来。

进入田野： 先学会慢下来

清影后来逐渐形成自己的方法，与影像人类学密切相关。2006年前后，雷建军老师去英国访学，把影视人类学的工作方法带回清影；同一时期，社科学院张小军老师开设的人类学课程也为影像实践提供了新视角。纪录片不能只凭一个新鲜想法往前冲，它需要研究，需要田野，需要对文化和人的多元理解。

我第一次比较自觉地用人类学方法拍片，是2007年冬到2008年寒假在陕西华县做皮影戏相关纪录片。那时我住在拍摄对象家里，按照关中农村的节律过日子。当地一天吃两顿饭，上午九点多一顿，下午四点左右一顿。饭前村民会从田里回家，我和同伴就凑这个时间在村里的几条主要道路上溜达，每次遇到了村民都要主动招呼。最开始只是点头、微笑、问好；第二次、第三次遇到，对方就会开口问：“你们是哪儿的？怎么住到我们村里来了？”

再往后，我们才可能进到别人家里聊天，跟着在婚丧嫁娶上随礼、吃农村大席，慢慢进入当地生活。语言不通、文化隔阂、紧张和陌生，都是田野里很正常



梁君健在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研究档案照片

的事。我的经验很简单：不要着急。待的时间足够长，愿意听，愿意揣摩，愿意让自己慢下来，关系就会一点点建立起来。纪录片很多时候不是靠一个技巧解决问题，而是靠时间解决问题。

我一直相信，镜头的质量直接与时间相关。相处越久，交流越充分，拍摄者才越可能用理解而不是偏见面对对方。影像人类学给我的最大提醒，也正在这里：摄影机并不会自动带来真实，只有当拍摄者愿意花时间进入一段关系，镜头前的人才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出现。

教学相长： 把陌生人变成可理解的人

清影工作坊把这样的经验转化成教学。每年暑假，我们带学生去到一个陌生地方，用几周时间做纪录短片训练。学生要找选题、找拍摄对象，进入当地生活，

再在拍摄和剪辑中不断调整理解。第一周常常最焦虑：能不能找到愿意接受拍摄的人？未来两三周里有没有事情发生？拍摄对象是否真的“可拍”？

这些焦虑本身就是训练。我希望学生熟悉纪录片拍摄流程，也掌握把田野工作和纪录片拍摄结合起来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是，希望他们对当代中国社会中生动、多元的个体有切身感知。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不能只来自网络，也不能只来自自己熟悉的小圈子。要走出去，和陌生人说话，进入别人的生活，才可能打开自己的世界。

这也是我愿意把摄影机带到真实生活里去的原因。我们不能只在屏幕另一侧观看别人，而要面对面地进入关系；很多时候，影像课真正改变学生的不是会不会拍，而是愿不愿意走出自己的小圈子。

我曾在新闻摄影课上布置过

一个作业：在校园里给10个陌生人拍摄肖像，并且让这10个人愿意把名字告诉你。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个人边界和隐私，这是文明的表现；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在尝试接触、交流、打扰和回应中建立起来的。学会在不冒犯别人的前提下建立社会关联，是纪录片创作者重要的能力，也是一种现代人需要重新学习的能力。

守住边界：

选择不拍，也是一种训练

纪录片的训练，也包括知道什么时候不拍。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接受镜头，那就不拍；如果拍摄会影响他的切身利益，甚至给他带来伤害，也不要拍。前期调研要解决的不只是选题问题，也包括伦理判断：这个人愿不愿意被拍？能不能被拍？作品出来之后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课程、工作坊和项目，本质上都是手艺训练。手艺不是只靠听课获得的，它要在具体制作中打磨，也要在同行交流中形成判断。拍纪录片常常会和自己较劲：我是不是利用了拍摄对象？我是不是冒犯了别人？我拍的东西到底有没有价值？这时，老师、同学、校友之间的讨论就格外重要。清影的师生关系，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同行关系。

这种同行关系也能把人从创



清影结课放映合影

作低谷里拉出来。纪录片项目“不确定性”很强，“10个项目9个黄”，原因也千奇百怪。几乎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个时期，让人觉得花了几十年心思，最后只拍回一堆可能剪不出来的东西，既耽误自己的时间，也辜负拍摄对象的信任。这个时候去电影节、去节展，看见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仍在把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各式各样的精彩人生呈现给观众，就会受到鼓励，也会重新相信这件事值得做。

在我看来，清影今天讨论最多的，已经不只是如何做出作品，更包括如何培养人。不是所有学生都要成为纪录片创作者，社会也不需要那么多纪录片导演。但一个学生如果经历过田野、拍摄和剪辑，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会不一样，价值观和与人相处的方式也会不一样。正因如此，新闻学院不再培养本科生之后，我和老

师们仍愿意把相关课程面向全校同学开放。

如果把这种培养目标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好奇心和同理心。你对世界有好奇，才愿意花时间去问、去看、去理解；你对他人有同理，才不会把拍摄对象当成素材，而会把他当成一个具体的人。建立在这两点之上，再去学习技术、结构、叙事和传播，纪录片才真正成为理解人、理解生活的方法。

清影也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我有时开玩笑说，它“有活一起干，没活一起吹牛”。但正是这种松散，让老师、学生和校友之间保持着一种长期的同行关系。校友回来参加项目、指导工作坊，在校同学看到师兄师姐的样子，也会想象自己未来要不要走这条路、要不要用这样的方式训练自己。



孩子们在讨论什么样的豆浆最甜



《风起前的蒲公英》剧照

理解生活:

在于努力而不在于结果

我经常把拍纪录片的过程比喻成一场南辕北辙的旅行。开始的时候想朝这个方向走，但最终生活把我们扯向另一个方向，给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

2014年，我们在日喀则定日县拍《喜马拉雅天梯》。藏历新年最重要的日子是大年初三的凌晨——每家每户要派一个年轻人，穿着盛装，背着风马旗，爬到附近的神山顶上，在第一缕阳光照下来之前，用古老的语调祈愿来年风调雨顺。

那天凌晨3点，我们冒着零下20度的低温，跟着手电筒的亮光摸黑爬上了神山。当我们听到年轻的小伙子们用醇厚的嗓音唱出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时，我突然明白了：山在那儿，不只是让我们去攀登，它也成了我们心灵的

寄托。后来，我们拍到了一个叫索多的藏族少年。他在距珠峰顶峰还有三四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对着珠峰跪拜——那不是怯懦，而是一种敬畏。

2017年春天，我们开始拍《风起前的蒲公英》。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唯一大量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初中。最初我想拍一个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想拍摄草根逆袭、励志结局的故事。但事实并不如此。合唱团人员流动极大，孩子们刚刚学会一首歌，就要回到户籍地准备中考。

有一天，我经历了一个特别漫长的早晨。四点多从清华开车出发，六点多开到南四环外的蒲公英中学。在中学门口，我看到大批的人挤在路边等公交车，去往最近的地铁站。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租住在附近几个村子里的务工人员，嘴里吃着包子油条，手

里拎着茶叶蛋。穿过人群走进校园，看到的是另一番光景，孩子们在破旧厂房的墙上画满彩虹和树木。早餐时，他们争论“什么样的豆浆最甜”——有人说沫越密越甜，有人说第二轮豆浆最甜。

那天早上拍下的所有素材，最后都没有用在成片里。但这些都是真实的生活，不同的人正在经历的生活。无论这些素材是否用到片子里，都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如果问清影未来还要坚持什么，我的回答很朴素：把课上好，继续出作品，也继续“出人”。媒介会变，行业会变，学生的去向也会变，但清影最核心的训练仍然是把人带到真实生活面前，让他们学会观看、进入、等待和理解。

我想留给未来清影同学的一句话是：“慢慢拍，不着急。”